

第四十四頁倒數第五行，我們先將經文念一段，對對地方。

【於意云何。此夜燈明所現圓光。為是燈色。為當見色。阿難。此若燈色。則非眚人何不同見。而此圓影惟眚之觀。若是見色。見已成色。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。】

這一段經文是接著上面一段，講到「別業妄見」。世尊舉一個眼睛長病的人，見到燈上有個圓影，這種情形凡是眼睛長過病的人都有這個經驗，所以這種淺顯的例子是很容易明瞭的。佛是用這種淺顯的例子比喻一個很深的道理，這個道理就是前面所講的「別業妄見」。在比喻當中我們特別要記住，佛是拿健康的好眼睛比喻如來藏性，我們一般也叫做真如本性，拿來比這個。好眼睛看到燈光，這是正常的、清淨的，燈上並沒有圓影，這比喻如來藏性或者是說真如本性所見到的是一真法界。諸位要記住，一真這就是真正的境界，好眼所見的。赤眚就是眼睛長病，這是比喻真如本性所謂「一念不覺而起無明」。在唯識裡面講，就是轉本性為阿賴耶識，把赤眚這個病眼比喻阿賴耶識的見分。上次我們講得很清楚，這種比喻首先要明瞭，然後才曉得它這比喻裡頭指的是些什麼事情。燈上所現的圓影，這就是比喻十法界，說得再粗淺一點，是六道當中虛妄的境界。

經中每一句話、每一個字都不是隨便安立的，燈上見到圓影就圓影，何必還要說個五色？五色圓影也確實，眼睛長過眼病的人，晚上看燈確實是有許多不同的顏色，看到燈上有這個相。但是五色它也有意思，比喻凡夫、小乘、權教、外道，這些人所見的四大五蘊，就猶如五色圓影虛妄不實的境界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的真心迷了

以後，心境總是虛妄的。佛法這一門學問，它的目的就是要我們認識這個虛妄的境界，把真相認清楚，真相認識清楚之後問題就解決了。何以？真相認清之後，對於虛妄的境界就不迷，妄原不礙真。譬如我們眼睛長病看到燈上有圓影，我們自己不迷，曉得我眼睛有病看到燈上有圓影，燈上雖有圓影並不礙清淨的燈，眼雖有病並不礙真正的見，不迷著在妄境上，真不礙妄之興起，妄不礙真實的作用，這種境界是菩薩的境界。菩薩這個名詞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做覺有情，何謂有情？有情就是有病，眼有病，情就是病，情就是識。但是他是覺有情，他覺而不迷；換句話說，他眼睛長病，見到外面燈上有圓影他不迷，所以他沒有大的妨礙。如果這個情要是完全轉變為智，就叫成佛，成了佛就好比眼病好了，眼不帶病，看那個燈上也沒有圓影。這就是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一真法界。諸位要記住，從學理嚴格的來說，什麼人才能真正見到一真法界？成了佛才行。等覺菩薩還不行，等覺菩薩那個眼睛病快好了，沒有完全好。睜開眼睛看那個燈上，還有淡淡的一個圓圈，還是不能說完全正常，一定要到如來位才正常。由此可知，什麼時候能稱之為覺有情？我們拿《華嚴經》來講，實在《楞嚴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是同樣的境界，都是圓教的經典。圓教初住這個地位就叫做覺有情，就不迷，知道自己眼睛有病，也知道自已見的是病相的境界，他不迷惑、他不顛倒，這也就是經典裡面常說見到諸法實相。實相是什麼？諸位要記住，實相是無相，我們眼睛病了，看到燈上圓影，燈上圓影的真實相是什麼？是無相，根本就沒有。病眼所見的變成這個幻相，雖然病眼所見，它還是虛妄不實在的。這個例子容易懂，可是佛所比的就是我們眼前的四大五蘊依正莊嚴，這個相就是真如本性所帶的見病之見，絕不是正常之見見到的真相。

上次也給諸位說過，如來藏性就是清淨心，清淨心中本來無一

物，本無一物的心是真心，心裡面有一物就錯了。《楞嚴》裡頭說得好，說絕了，所謂「知見立知是無明本」，我們有知有見，那是決定虛妄的知見，不是正知正見。正知正見像大經裡面所講，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「真見無見，無所不見」。這些真實之事就擺在我們眼前，所以佛法不是給我們談玄說妙，句句話都是說的真實。我們張開眼睛這就能見，我們就以這個淺顯例子來說，能見的性，這個能見性是真見。什麼叫真見無見？無差別見、無分別見、無執著見、無貪見、無瞋見、無痴見，無有這些見解是真見。那些見解統統是虛妄，叫妄見，真見是平等的、真見是清淨的，真見裡面決定不摻雜妄想，決定不帶一絲毫的無明煩惱。佛講的真見就在我們六根門頭，禪家所謂「放光動地」，可惜這些凡、小、權、外，由於迷執而不能夠證得，就在眼前都不能證得。你看這個冤枉不冤枉？這個意思明白了，佛這段比喻就容易懂了。

今天這個文，佛是問著阿難，『於意云何』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於當作在講，在你的意思以為如何？『此夜燈明所現圓光』，眼睛長病的人，看到燈上帶著五色圓影。『為是燈色，為當見色』？五色圓影從哪來的？是燈上有的還是見上有的？如果佛要這樣問我，我們怎麼答覆，是燈上有還是見上有？佛也不等待我們答覆，也沒有等待阿難答覆，底下佛就直接指出來了。『此若燈色』，假如這個色真的是燈上顯的色，這個色的因緣屬於燈，燈上有這五色圓影，眼睛沒長病的人，好眼睛也應該看到。『則非眚人何不同見』？非眚人就是眼睛好的人，沒有害眼病的這個人他為什麼不同見？『而此圓影唯眚之觀』，只有害眼病的人他才能看到，不是害眼病的人見不到，這就是說明五色圓影不是燈上有的。

不是燈上有的，是見上有的嗎？『若是見色，見已成色，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？』佛就說，如果你的見已經變成圓影。諸

位要曉得，眼不能見眼，這在前面七處徵心的時候已經說過，自己的眼睛不會看到自己的眼睛。你的眼已經變成圓影，你自己的眼睛怎麼看到自己的圓影？圓影是你的眼睛，你怎麼會自己看到自己？見既然是你的眼，能夠見到你眼的，那又算個什麼？「名為何等」，那又叫什麼？這是從見不能見見來說的，就是自己眼見不到自己的眼。前面七處徵心的時候，佛舉比喻「琉璃籠眼」，說得很詳細，由此可知，妄不是真。這是說明什麼？說明一個妄識、一個四大五陰的境界，它既不關一真法界，又不關真如本性，由此可知，它是全體虛妄，正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《金剛經》還說得籠統，八個字就說清楚了。這一段也可以說就是《金剛經》這八個字的註解，它為什麼虛妄，說出這個道理出來。我們再看底下一段經文，這個文是一層比一層要深入，深入的去探討。

【復次阿難。若此圓影離燈別有。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。】

可見得它這虛妄只是在燈上現，要是圓影離燈別有，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。這也是教阿難細細的去勘驗，驗驗這個圓影它的真實性。如果這個圓影離開燈也有的話，眼睛長病的人，他見到『屏帳几筵』，「屏」是屏風，「帳」是幔帳，「几筵」是指桌椅。就是說他看任何一個物體應該都有個圓影，為什麼單獨只看到燈上有圓影？看桌子，桌子上沒有圓影，看椅子，椅子上也沒有圓影，單單只看到燈上有圓影。

【離見別有。應非眼矚。云何眚人目見圓影。】

這幾句話是說，假如圓影離開見而別有的話，既離開見當然就不應當是被眼所見的對象，就是不應當被眼所見。末後這兩句，佛來一個反問，為什麼長病的眼睛又能夠見到圓影？這句話我們要曉得佛的用意何在，佛是比喻我們根身器界。根身是指我們自己的身

，包括我們的心智，這是身心，以及我們生活的環境，小而貼身的衣服，大而虛空宇宙，都是我們的依報環境。我們的身心環境，這個環境非常廣大，包括太虛空，如果是『離見而有』，有妄見者就不應該見到、覺察到我們的身心，也不應該見到山河大地，這是從理上說應該是這個樣子。可是為什麼有妄見者必定又會見到根身器界？所以佛在此地說『云何眚人目見圓影』，這個比喻確實是很相似。說到真實處，當然還是隔一層，可是這個比喻是很接近，佛是以易知例難知、以淺顯例深廣，我們要很細心的在這裡面去體會。

實在講上次一個半鐘點都給諸位說這個道理，一個真、一個妄。這個道理非常重要，在佛法裡面無論你學哪一宗、無論學哪一派，首先要把真妄辨別清楚。經文一開端就說得很清楚，阿難尊者提出來的修行目的，是要取無上菩提。佛就告訴他，如果要想證得無上菩提，一定要以不生滅的真心為修行的基礎，這才能夠辦得到。假如要是錯用了心，錯用了心就是用生滅心，要想用生滅心去證不生不滅的無上菩提，無有是處，這是辦不到的事情，理論上也講不通。由此可知，說來說去，都是教我們對於真妄要辨別得清清楚楚，然後我們才曉得用什麼做本修因，才能夠達到自己修證的願望，不再走冤枉路。佛在前面又告訴我們，這是用妄心修學，就是用意識，我們能夠思惟、能夠想像，現在我們執著的心是個妄心，用這個心來修學，佛講你走的路子很正確，沒有走偏差，也很幸運沒有迷失方向，你充其量只能成一個聲聞、緣覺；這就講用妄心可以達到最高的境界，這就很難能可貴了。

聲聞、緣覺是什麼境界？佛也說得很清楚，都是在這部經上說的，「內守幽閑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」，所以阿羅漢、辟支佛並沒有見性，沒有見到不生不滅的菩提涅槃，二乘人是這麼個境界。他為什麼見不到？錯用了心。我們要想求真智慧，首先得問問你用什

麼心修學？你用真心修學，你成就是真實的；你用妄心修學，你成就是虛妄的，這個道理我們要懂。中國的佛法，當代的我們不談，我們講中國過去的，在佛教史上看到、在《高僧傳》上看到、在這些大乘各宗語錄上見到，我們的先人確實是了不起，修學都是用的真心，所以人家有真實的成就。我們今天無論怎麼修法也比不上古人，縱然你說是博通三藏，像阿難尊者一樣也不行。阿難尊者記憶力之好，大家曉得，聽一遍就能記得，永遠不會忘記，他有這個能力。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，阿難尊者還沒證阿羅漢，這有什麼用處？阿難用的是生滅心，跟我們一樣用的生滅心，所以三藏十二部經記得一個字不錯，都沒有用處，為什麼？那是別人的東西，不是自己東西，所謂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。

我們中國自古以來不但是佛門，世法裡面教學也是叫你自己開悟，悟了以後那個學問是你自己的，是從你自己真心裡面流露出來的，不是別人的。你開悟之後，你讀《論語》，那個《論語》不是孔子的，是你自己真如本性當中流露出來，跟孔老夫子流露出來的是一模一樣，這叫悟。開經偈說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不悟哪能解？悟了才能解。佛經也是如此，字字句句都是從不生不滅真心裡面流出來之物，無分別智中顯露出來之物。所以悟了以後，在《楞嚴經》，是自己心性當中的《楞嚴》。我們拿釋迦牟尼佛的《楞嚴》，跟我們自己自性裡面的《楞嚴》對照、印證，一樣不一樣？悟了以後，前人的東西就是給我們做印證的，比一比果然不錯，這是確實悟入。諸位要曉得，不但佛法經典，我們世間中國的學問四書五經，乃至諸子裡面屬於上乘的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都要靠悟入，都是講心性。悟入以後法法圓融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；你要是不悟，《華嚴經》還欠通。我常給諸位說，悟了以後那個幼稚園小朋友念的「小狗叫、小貓跳」都圓融無礙，字字句句也是從心性裡面

流出來的。

《楞嚴》就是教我們這個，悟就得用真心，用見性見一切色法、用聞性聞一切聲塵。這是交光大師教給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這是《楞嚴經》的大主意，說得實在有道理。能捨識用根，成就就太快，所謂是圓頓法門，頓超，真叫一步登天。所以就是看你會不會用？不會用還是用心意識，這個麻煩大，要吃多少冤枉苦頭，三大阿僧祇劫才修個藏頭佛；天上人間七番生死才證個阿羅漢，這個路子太遙遠了。所以我們中國人實在講，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，學一樁東西他是面面都看到，哪條路是最穩當、最踏實，而且又最快，我們才採取它。

成佛作祖，自信心更重要，所謂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好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。我們沒有堅定的信心，怎麼會有成就？可是信心一定要根據真實的理論才能夠建立。真正的相信自己，並不是誇大、並不是狂妄，確實值得自信。佛給我們講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我們自己之所以相信自己在一生當中可以成佛作祖，我們是憑著佛性。我有佛性，你也有佛性，就看你自己相信不相信？佛在楞嚴會上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只要我們用六根根性做本修因，無上佛道這一生必定成就，用不著來生，何況三大阿僧祇劫！你要是不肯相信、不肯用不生滅的真性做本修因，那是怪你自己，絕不能怨天尤人，這樁事情與任何人都不相干。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對得起我們，為什麼？他們並沒有欺騙我們，他們也沒有牽著我們鼻子走。他對我們很尊重，教我們個個獨立，頂天立地，這是古聖先賢的教學法。此地的比喻也就是教我們辨別真妄。再看看下面的結論：

【是故當知。色實在燈。見病為影。】

佛在此地給我們做結論，這個結論也是比喻。這一句佛給我們

發明圓影生起之處，說明這個圓影既不是就燈和見而生，也不是離開燈和見而有。它究竟怎麼來的？佛在此地跟我們說明，燈上只有光明，眼上曾無圓影，圓影的發生只是眼有了病而已，病眼轉燈光而成圓影。圓影是從病眼所生，絕無離燈之理，所以說『色實在燈，見病為影』。換句話說，這個現象實在不是真如妙性中實有之物。正好像燈上本來沒有圓影，一真法界裡面決定沒有十法界，十法界就像圓影一樣。再給諸位說，不但九界是虛妄的，連佛法界也不是真實的。你心裡還執著一個「佛法界，這是真實的」，那就是見病，那就叫頭上安頭，就是《楞嚴經》裡面講「知見立知是無明本」，這又起無明了。所以在一真法界裡面，無佛、無眾生，是平等真法界；有佛有生就不平等，有佛有生，心就不清淨。本來是清淨的、本來是平等的，平等是真的，不平等是虛妄的；清淨是真實的，不清淨是虛妄。

病眼所見，這在法裡頭說，就是迷了妙性而成業識，好眼睛長病就如同迷失了妙性，轉性為識則變成業識。業識才見圓影，妄識才變現十法界，這是真妄的緣起、真妄的作用，不可不知。再給諸位說，佛法講到修行總是講定，你看佛法的綱領，我們就最高的綱領來掌握它，佛的綱領是戒定慧三學。佛經雖然多，正續藏合起來差不多是十倍的二十五史，真是浩如煙海。把它分類就是三類，經是講定學，律是講戒學，論是講慧學，這個分法都不是很嚴格的分，偏重。譬如《楞嚴經》裡面有講戒、有講定、有講慧，它都講，但是這部經裡面以講定最多，講定要佔百分之七十，講慧不過是百分之二十，講戒律不多，只能佔百分之十還不到，所以就它偏重在定上，這個定作經，把它歸納在經部。一切經律論的分法都是這個分法，單獨講一樣的很少，所以總綱就是戒定慧。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，說穿了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法，統統修的定，定是樞紐。為

什麼要修定？因為真心本來是定的，不定是妄心，定是真心。

再給諸位說，定了以後的見是真見，不定的見叫妄見，這就是為什麼佛要叫我們修定，修定是返妄歸真。為什麼？妄心是不定的，《大乘起信論》說「以依動故能見」，這個前面還有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不覺是動的。再給諸位說，覺是不動的，能見是妄見，動就能見，那是妄見，妄見就見妄相。心不動，這個時候你見是見一真法界，你是見真相，好像我們好眼睛見燈，清淨燈，不帶圓影；心要是一動，心就不清淨，把真心轉變成妄心，妄識就是妄心，再見到燈，燈上就帶圓影，就見的是妄境。這個道理我們要好好的想想，你想通了，你要想真正開智慧、真正想成佛作祖，不修定怎麼行？說到修定，諸位千萬又不必執著，修定大概要盤腿面壁，早晨要坐幾點鐘，晚上坐幾點鐘。這是定嗎？這叫裝模作樣的定。盤腿坐在那裡，眼睛閉著，心裡還打妄想，那叫什麼定？定是心裡面沒有妄想叫做定，不是身不動叫做定。身儘管動沒有障礙，為什麼？身是妄相。

大乘佛法的定，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眼見色儘管去見，心裡面如如不動，眼根在色塵上入定了，是這個定法；耳聞一切聲，心得自在，如如不動，耳根在聲塵上入定了。所以大乘的修行跟小乘不一樣，吃東西儘管吃，舌嘗五味，在這裡面學什麼？不動心，不起分別、不起執著，舌根在味塵裡面入定了，人家的定是這麼修法。盤腿面壁那是幼稚園的教學，諸位要懂這個道理。念佛人學的是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禪定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說楞嚴大定，你看看《楞嚴經》二十五圓通章裡面，觀世音菩薩所修的、大勢至菩薩所修的是楞嚴大定。試問問我們念這一句佛號，是不是在一心不亂？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心一動就是迷。眼見色起了貪心，這是迷，立刻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把貪心壓下去，這就叫

修定、就叫修一心；見到不如意，心裡不高興的心起來，這也是迷，心動了，立刻一句阿彌陀佛，把瞋恚心壓下去。

換句話說，一天到晚修的什麼？修的平等心，修的在一切境界上把那些貪心、痴心、瞋恚心、嫉妒心、障礙心、分別心、執著心統統修掉，就是用這一句阿彌陀佛都把它壓下去，你心平靜了，達到一心不亂，這叫真念佛。不是說，「阿彌陀佛，我今天念了一萬聲佛號，你該歡喜，你保佑我」，這大錯特錯，阿彌陀佛才不管你這些事情。諸位要曉得，修的是清淨心、修的是平等心，就是修的真心。我們曉得這個道理、曉得這個方法，就應當這個做法，這才能成功。這種做法，給諸位說，這是入門的做法，並不是高級的做法。高級的做法先前說過了，「捨識用根」，你見性見色、聞性聞聲，一等一的做法。但是這種高級的做法怕我們做不到，做不到我們還得用識心來對治，這就是初級的做法，確實有效、確實有用處。經裡面所說「見病為影」，不但所見的身心世界是妄識變現之物，就是能見的見，我們講的是眼識，或者再講得深入一點，八識五十一心所的見分也是虛妄的，也是無明迷了真性變現之物。由此觀之，我們現在能見所見統是虛妄的境界。底下佛說得好極了：

【影見俱眚。見眚非病。終不應言是燈是見。於是中有非燈非見。】

『影見俱眚』，圓影與能見的見統統都是病，病眼所見的病相。這個話回過頭來講，就是我們所見的這個世間，再擴大來說就是十法界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是我們所見，我們現在能見之見與所見的境界統統是病。到什麼時候才沒有病？『見眚非病』，這就是我們平常講的恍然大悟，悟了以後就沒病。悟了之後這個病還是在，還是在怎麼樣？這個病沒有害處。就好像眼睛有病的人看到圓影，他曉得是我眼睛害了病見的，這是覺悟了，覺悟就不發生障礙，所以

說「見眚非病」。悟了的人，身心在十法界裡面沒有障礙，為什麼？身在境界裡面不迷惑、不起煩惱、不受業報，他怎麼不自在！這個時候所謂是「任運起修，無功用道」。

《華嚴經》裡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們修學依據的理論方法，以及示現修學的榜樣，那統統都是見眚非病之人，那是我們的模範。在這個境界裡面，他再也不會說這是燈上的見、是見上的見，他不會有這個執著，他也不起這個分別。相在不在？在。他在一切妄相當中不生分別、不起執著、不動妄念，所以是全妄即真、全真即妄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，這就是說真妄不二、真妄一如，到不動心的時候才能見到。後面這個比喻是說這樁事情，這就是我們通常講菩薩的境界。不像我們在妄境裡面迷惑，由於迷惑這才起無量的執著、分別、妄想。菩薩這些都沒有，雖然還在妄境裡頭，他沒有這些，反而在一切境界裡面鍛鍊他的清淨心，清淨心就是這樣修成的。今天我們經文就講到此地。